



作者简介：

姜海,山东省散文学会会员,1971年生人,山东龙口人,少时好文学,喜读书,有梦想,当过很长时间的文学青年,曾与诸文友结社,出过油墨印刷的文学小报。偶有文字流于各级文学刊物,杂志和报端。人到中年,文字已经成为熨妥灵魂的一部分,繁忙的工作之余,写下自己微观生活中形形色色的人物。大胆借用著名作家马尔克斯所言“生活不是我们活过的日子,而是我们记住的日子,我们为了讲述而在记忆中重现的日子。”著有长篇散文系列《龙口北皂村人物系列》《书事》等。

本栏目与胶东散文年选 山东省散文学会烟台创作基地合办

胶东散文作家作品选登

龙口北皂村人物系列——

庖于解猪

能留在青史的屠夫,有几人:庖丁、樊哙;能留在北皂村史上的杀猪匠,只有一个,叫庖于。

小时,我家的邻居姓于,我叫他于伯。学识渊博,同我爹,是村里唯一的老三届高中毕业生。

这个学识渊博的于伯,高中毕业后作了杀猪匠(皂户村的人不喜叫屠夫)。农村的屠户,自古就是相传的手艺,家传世学,倒没有什么传男不传女的规定。屠户们大都一幅面孔,油光满面,身上到处都是油乎乎的痕迹,但有的人面孔慈善,有的人脸生横肉。用佛教的话来讲,叫业障不同,面孔各有呈现。杀猪过去在农村绝对是受人尊敬的职业,特别是傍年过节。

于伯他爹是杀猪匠,面孔慈善,有点笑弥勒佛的样子,大头,双耳肥大,下塌,见人多是不笑不说话,但手却很辣,杀猪时,刀自猪的脖颈窝刺去,直中心脏,一刀毙命。称肉时,刀工精准,要几元钱的基本是十拿九稳,不用添头。煮的肴味香浓美,咸淡相宜,骨肉疏离,似连不连,什么龙口怡园春的肴,黄城北巷的肴,都同俺们北皂村的肴没法比。

于伯继承了他爹的手艺,但形象与他爹截然不同。人长得清瘦、挺拔,面孔皎白,没有胡须。常年穿一身洁白的大褂,大褂上无油质,用漂白粉漂得很白,不像杀猪匠,倒像医院坐诊的大夫。

恢复高考时,于伯要资助我爹2元钱报名费,被我爹拒绝了。我爹骨子里有股不合时宜的清高,一辈子,都没法改变。于伯说他不参加高考,他现在热衷于做个杀猪匠,杀猪匠的最高境界,就是庄子老先生流传天下的名篇《庖丁解牛》,其中有段话“庖丁为文惠君解牛,手之所触,肩之所倚,足之所履,膝之所踣,砉然向然,奏刀騞然,莫不中音。合于《桑林》之舞,乃中《经首》之会。”

于伯说,宰牛如此境,杀猪也应抵达。他曾与我有过对话,而那时我不过是刚上初一的学生。他说:“汝习文言文否?”我惶然不知所措,只好双臂垂直,眼睛及地,毕恭毕敬地答曰“诺。”于伯又问:“汝习《庖丁解牛》乎?”我再次惶然,腰略弯,双臂仍下垂,眼睛及地,毕恭毕敬答曰:

“诺诺”。于伯再言:“后,请呼我庖于。”我抬头,腰挺直,眼及于伯,双臂抱肩,朗声答曰:“诺诺诺”。

于与丁字,一横之差;猪与牛,都是畜牲,但在农村,待遇绝对不同。牛为耕牛,那时宰杀要经严格程序。所以,庖于要达到庖丁的理想之境,只能是在猪身上了。

庖于正式接过他爹的手艺,伊始也同他爹那样杀猪,众人赶猪,绑蹄上架,颈窝内侧,一刀毙命,技艺娴熟。

后来就有所改变。过去农村人杀猪,都是凌晨起早赶猪去庖于家,庖于起得更早,院里备好大锅,锅里热水沸腾。乡人小心眼,猪以重计秤,便在头天夜里和第二天早晨给猪灌饲料,水,更有甚者灌泥沙。庖于便不允,让买猪户头晚将猪送至他家猪圈,也不称重,也不喂食,待猪屎拉净,第二日临宰前再泡重。

庖丁解牛,刀锋显现之处,有音乐的节奏,合于《桑林》之舞,乃中《经首》之会。庖于解猪,也身段游离,恍如翩跹起舞。鼓腮充气,剥皮剔骨,一气呵成。更重要的是,庖于解猪,不再给猪上绑,而是将猪从猪圈放出时,让猪听着音乐走上行刑台。

音乐五花八门,庖于立于墙角的大双卡录音机放过许多歌。公家肉联食品厂引进音乐杀猪法,是多少年后的事了。

庖于由此出名,但他谦逊好学,孜孜不倦于杀猪煮肴的手艺,且低调内敛,从不吹嘘,正向庖丁的境界奋发。后来就出了事,出事的那头猪,是头生产队的种猪,年迈力衰,生产队想处理掉。其年轻时“风流倜傥”。现年老体衰,却要引戮受刀,内心当然不服,便有了生死相搏的勇气。

杀猪那天凌晨,毫无征兆。那天的音乐,节奏轻快,旋律青春激昂,种猪虽衰老,但伴随音乐节奏,步伐倒也坚定踏实。庖于面对这头种猪,目光里竟有沉稳的安详和慈爱,刀执手时竟然有了些许忧郁,就在狠心下戳的电光石火间,那种猪发出怒吼的哼声,前足抵地,后足跃起,一头顶翻了庖于。而此时,庖于身后立于墙角的二齿耙突然倒地,尖锐的耙齿戳进了庖于的脊椎骨。

一代庖于,由此折腰,余生停留在轮椅之上。

《凡·高画传》:我们都是挺拔的向日葵

1

再提笔,正是2013年新年伊始。在新年开头的日子里,我总是有些意绪沉沉,有着对逝去岁月的缅怀,对人生新年的向往。掺杂着一些无法言尽的情绪。抬头看我的书柜,透过玻璃的橱窗,我看到了他。他用睥睨的眼神看着我,淡漠,无法排解的忧伤,不动声色的绝望。

他有着响亮的名字:Van Gogh,凡·高。他响亮的名字来自于那些响亮的作品。《向日葵》,栽在花瓶里的向日葵,热烈喷薄,呈现出令人心弦震荡的灿烂的辉煌。你如果长久地凝视这些画面,你就会觉得内心忽然波涛汹涌。你觉得你需要抓住一些什么,但另外的一些什么却似乎在拼命地将这艳丽的开放夺走,毫不留情地夺走。青春时代,它曾在我的世界里疯狂地生长。

2

“到南方去/到南方去/你的血液里没有情人和春天/红头发的哥哥,喝完苦艾酒/你就开始点这把火把/烧吧”

我当然记得这首诗。在凌乱的画室里,晓东挥舞着沾满颜料的双手,在我的面前大声朗诵这首海子的诗歌。我还依稀记得这个留着长头发的艺术青年,同他相比,我多么自行惭愧!我不过是个刚从乡下走进大城市的农村青年,怀揣一颗忐忑不安和过于敏感的心。我木讷,易于羞涩,充满感动,对一些事物布满好奇,但又常常不知所措。晓东的画室,更像一个杂物间。阳光在尘埃下飞舞,飞舞的还有晓东沾满颜料的双手,斜倒在地上的几把椅子,满是颜料斑点的桌子上铺着一张旧报纸,报纸上有几袋小菜:腐竹、芹菜拌花生豆,酱汁猪耳,还有我爱吃的白吉肉夹馍,以及一次性筷子。一些旧画框堆积在角落里,有一些是已经完成或即将完成的作品,我对它们说不出什么样的感觉,很难描述,夸张的男人和女人。女人大多是半老徐娘,她们穿着千篇一律地绣着向日葵的红肚兜,很大幅度地扭动着胯部,胯部又被纱支一样的东西紧密缠绕,像一些什么?像破茧而出的蛹?出来之后等待的又是什么?是展翅飞翔还是跌落尘埃?

我又一次耽于幻想。

3

我同晓东相识是在莲湖公园的跳蚤市场上。

每个周天,我都会骑车去莲湖公园逛一下旧书摊,看到好的书籍,有时是拿钱买,有时是进行交换。摆摊的大多是各大院校的学生。常有同学让我驮着一起去莲湖公园,带男同学我比较不情愿,带女同学就比较自愿。古城的交通规则有规定,自行车不准带人。两个人合骑一辆除了铃铛不响哪儿都响的破车,大街不敢走,只好穿小巷。倒真让我领略了古城的风貌。

晓东在那给人用炭笔画肖像画,他画得很快,简单几笔就能勾勒出个大概,然后像搽胭脂一样在上面涂涂抹抹。我抱着一摞书经过他面前,他说嘿哥们,歇会儿,我给你画幅画。我喘着气说,没钱了。他说不打紧,拿本书来换。哥们,你先歇会儿。他递给我一个小马扎,我把书掣在地上,坐下来歇气。他开始挑拣我的那些书,从中翻出一本《八十年代诗选》。他说就这本了。我说我不换,我也不画画。他笑了,他的手翻动着诗集,嘴上说,哥们,这本书我读完还给你,画算我送你了。我掂量了一下,这个交易还算不赖,我说啥时还书?他说下周天。然后我便让他来画我。说实话那幅画画得不错,把我那时忧郁的气质传神地表达出来。我们没有等到下周,当

天晚上我俩就勾肩搭背厮混在一起,一起去南稍门吃葫芦头泡馍。看着翻滚的肥肠,我俩意气相投,掰着馍,佐以糖蒜,嘴上吧唧个不停,吃相不雅,那端庄高雅坐一边的女同学不停地用高跟鞋踩我的脚。

直至灯火阑珊,佳人哈欠连天,我们才拱手告别,大有古人逸风。

4

未央路有个“夜未央”舞厅。舞厅分下午场和晚上场,下午场的票价便宜些,晚上场的稍贵。男性入场需门票,女性入场不需门票,那里跳舞的人奇多,能用耳鬓厮磨、摩肩接踵的词来形容。

晓东也去“夜未央”舞厅,不是为跳舞,而是去画画。他兜里揣着个速写本,画舞池里形形色色的男男女女。有时他也下场,晓东的舞跳得不错,很多女舞伴都喜欢他。晓东画了好几本子的速写。

时间久了,大家相熟。晓东就跟女舞伴提出做画室模特的事,女舞伴们大都欣然前往,她们被晓东的才华深深地吸引。有几个去了,才知道要半裸,穿那件绣着向日葵的红肚兜,有人便满面羞红忿然而去,也有落落大方的,唇红齿白端庄秀丽地坐下。

晓东画画很辛苦,他有着大的艺术梦想。他说要将舞厅写实系列报名参加全国先锋艺术大展,他为此耗费心血。那些时日,晓东瘦得厉害,双腮颧骨高凸,眼睛因为睡眠不足充满红血丝,但他踌躇满志。

“夜未央”舞厅在一次派出所的整治活动中出事,说这是个黑着灯的黄舞厅,有人招出了晓东,说去他画室做裸体模特的事。相关部门便将晓东揪了出来,几个月后,晓东被判劳教一年。

5

这期间还发生过一些故事,有过一些彷徨的心情,我的日记里有三言两语的记载。

1992年11月2日 星期一

雪在窗外悄声独落/我在屋里等待一个迟到的人/知道她不会来/来的只是一场又一场的消息/关于天气预报,关于/施拉普纳执教中国队/烛光的蓝映在雪中/一些东西滑落我的双颊/在缤纷的白天世界/我活得像钢一样强/暗夜里/我的身前有两只杯子/一只是空的/一只沏满爱的绿茶/我多希望/你来,哪怕只看一眼/哪怕端起那杯茶/只嘬一口/也能暖暖你的嘴唇/暖暖你冰凉的心。

1992年11月20日 星期五

心情极坏!路遥走了!在三天前的那个日子,1992年11月17日上午8点20分。

一颗璀璨的星从中国文学天空陨落了。他的《人生》,他的《平凡的世界》给我们这一代的中国年轻人带来了告别凄惶灵魂的勇气和迈向前进的坚定力量。他的一生,短促,深邃,如此平凡却又如此灿烂!

我在一处冷炊摊前停下,买了一瓶雪菲利,就听耳边哼唧唧唧地响起一阵清唱的秦腔,像是唱《寒窑》中的王三姐等相公寒窑中苦守了十八载。我扭过头去,见离我十几米远有个半裸上身的疯女人,卧伏在地,字正腔圆地唱。很多人在笑,我喝完最后一口雪菲利,急匆匆地离开。

1993年7月25日 星期日

我走出了城市,来到了郊外。在一处铁路轨道旁,我看见了大片大片的向日葵田。

它们开放着,大朵大朵的花盘,真是金黄灿烂啊。它们挺拔着,昂着自己的头颅,吮吸着希望的阳光。它们也低过头,但从来不曾改变什么。

我大口大口地吸着气,后来就慢慢地蹲下了身子。我痛,我想晓东了。